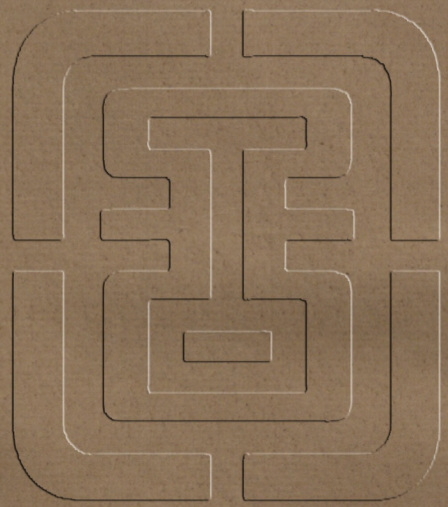


Zolo



皇朝文鑑
四十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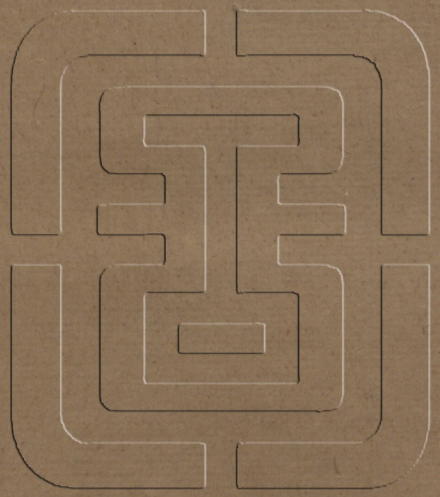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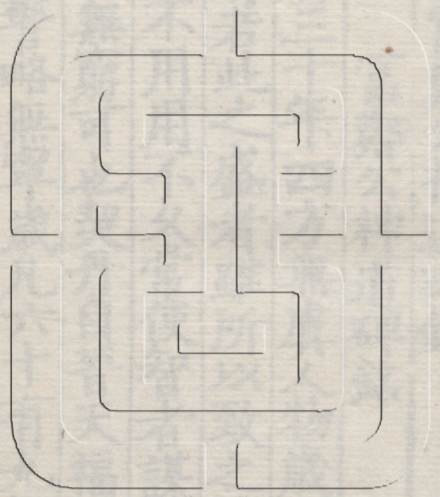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神道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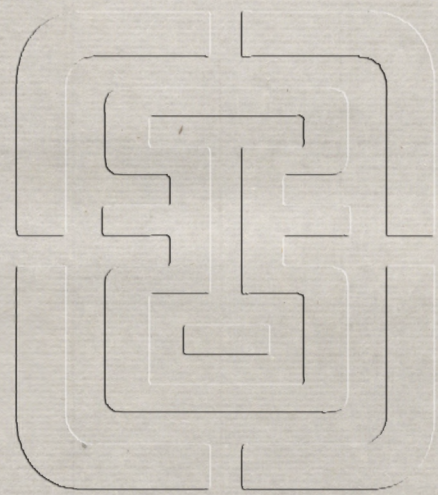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



雄 眞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
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
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
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
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
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
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
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
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
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 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
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
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
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
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
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
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
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

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
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
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
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
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斃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

身謀非國計也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
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
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
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
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
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
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
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
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
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
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
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
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
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

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
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
歲幣之堅乂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
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
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
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

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借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量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閒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今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

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
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
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
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
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事
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
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
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
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
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

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
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還
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
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
執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
使虜還者去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
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
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
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

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
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
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
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
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
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
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
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
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

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
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
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既為天下
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
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
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見
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驚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
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

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
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
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
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
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
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
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
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
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

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
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
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
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
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
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
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
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
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
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熈受命聞一女卒再受
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
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
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
敢以死爭其敢受積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
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

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
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
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
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
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
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之間

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
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
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人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
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
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
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
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
二月詔冊元昊爲憂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

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
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
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
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
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瘁且虞我出鎮定擣
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
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肯約結好
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
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

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

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眾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

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

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

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眞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

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具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茲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

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必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

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

等動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

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

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
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
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
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
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
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
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

享 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
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爲
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
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
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
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
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
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
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然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精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

乎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敵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僇兵交兩河腥聞于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徃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刑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萊雋

生萊公尺筆答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禊始盟契
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
鶴鴈降充其庭玄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
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
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
維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
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
頌以配崧高

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趙康靖公神道碑

蘇軾

趙清獻公神道碑

蘇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玠除喪
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
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
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
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 仁宗皇

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矣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朴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

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

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
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
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
方繫獄病癱未漬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
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
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
作孝子傳敘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
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
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

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
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
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
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
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
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
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
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

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
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
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
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
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眞卿皆出
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
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乃約不當
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
必以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
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

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黜乞荆南公
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
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
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
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
未定中外訥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
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
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
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
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

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
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
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
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
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
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
多依宦官以結主假樂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
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詐
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
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
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
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
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
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
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
法踈鑿額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
此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
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

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
事不閱月爲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
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
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
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
有不應法祭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
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
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
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

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
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
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
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
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諶除轉運使
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
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類
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
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
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
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感激思奮曰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
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爲主曾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旣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

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
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
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
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
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
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
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
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
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

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戰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飢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

人雖飢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
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
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
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
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
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
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
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
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

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
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
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計聞天子輟
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
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
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岷終杭州
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
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
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

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
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
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蓄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
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屹侍側
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
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
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
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
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
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
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
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
矣銘曰蕭望之爲太傳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
禾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
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
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
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著策郭順子之清
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

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代張文

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
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
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
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
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人
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

曰師正文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
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入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
謂文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
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
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賜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莒國
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韓國公妣季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
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

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
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
爲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
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二人授將作監丞通
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
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爲
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
慶所爲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爲
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

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
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
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
五品服且欲以爲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
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夔者挾持郡事肆爲不法前
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
者夔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
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
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
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夔歙州一郡

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公建爲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爲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詰奪官罷歸起監察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入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注

同修玉牒久

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 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爲

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
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
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
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
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
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
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
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

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

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負燒銀禁中
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
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
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
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
政建言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
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
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
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

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學爲諫
林一百二十卷奏之 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
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
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
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祈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
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
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行改特進六年正
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

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續悉必
具以其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
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
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宋將作監主簿皆早亡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
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
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
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
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

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 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旣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表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

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羸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鑒于梟秦歷祀四百世載其

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
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尤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
舍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温用之不
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
姦難不寃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忤不求孰
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而峻薄夫以敦鄙夫以寬
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皇朝文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傳

補亡先生傳

柳開

退士傳

种放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桑懌傳

歐陽修

趙延嗣傳

石介

范景仁傳

司馬光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無名君傳

邵雍

洪渥傳

曾

鞏

補亡先生傳

柳

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楊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昔也吾既有且紹

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畫心於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如何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

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績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詞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詞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

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

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坐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天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立之為心務以異于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

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奧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協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

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
復躬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
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
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
者故賦刪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
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
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
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
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
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

開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
誌其已之事後從任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
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喪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
餘者得至于今而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
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什其名具載設
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
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
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
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
道貞觀稱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

及也嗚呼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
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
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
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
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
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
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
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

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
立遣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
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竒偶之學于於時不
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
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悉讀之然後知
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
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
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
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
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

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
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
則楊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
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
陸氏藁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
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
偶屬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
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詰以斥之雅尚山林
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
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

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閱邃岑寂之
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凡常百餘日
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
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
遇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
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于太寧而
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
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
名庸為爾程於乎名迹判于時神心交於機俾道
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
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
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
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
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
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
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
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
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
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
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源未足喻其樂且適也
然常患不得極吾樂于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
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
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
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于朝者
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
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

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患于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于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過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

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
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
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
為不知以過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
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
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
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通
池尉靖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
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
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

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
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
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兵爾即以伯與
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
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
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
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
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
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請出自效

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
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
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
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
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
閉營不出知其不畏命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
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
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
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
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

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
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
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
我銀為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
銀有固不可也更怒匿其閣以使送三班三
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
昭化諸州皆驚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
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
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
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

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脩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

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憚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憚所為壯矣而不知予父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今三司嗣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強逆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為強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霜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而初寓于宋三女俱長延嗣

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李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

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

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脩教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

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

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字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

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
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
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
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
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
相倚仗莫敢發言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
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
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王
既薨 真宗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

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
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
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
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
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
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變故畏
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族首領
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
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

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
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
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
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
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
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
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脩撰頃之拜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

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
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 仁宗後若復推
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衆
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
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
為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
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
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

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
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侍讀
學士出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
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 祖宗法令專以
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
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
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
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
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
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

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
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
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
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
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
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
嗚呼鄙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
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
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云樂只君子遐不
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于迂叟者叟曰

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矣其勇叟曰何哉爾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士是特匹夫之勇耳勇于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 而使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

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 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

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
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
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
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
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
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
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
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
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
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

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
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
禮於河東關郎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
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
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
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
至者甚眾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
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
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
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

田足以具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
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
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
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
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
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
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
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

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
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
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
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
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
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七綈
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
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
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
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

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
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
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
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
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
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
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顏如也通嘗曰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
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
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
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誹而喜聞譽而
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
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
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
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
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曰福郊福時二弟凝續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任宋至開
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勳劇勅皆以能文著
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
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其外乎出則非經矣
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
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
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
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
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
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

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
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
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
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
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
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
時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
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
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
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為文中子

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
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摠隋史
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
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
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
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
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
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

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
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
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
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
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
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
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
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耶
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

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章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

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淳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

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凡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

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
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
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
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
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
七十康強不為不壽其無名君之謂乎

洪渥傳

曾

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
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
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

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
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
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乃聞有兄年七十餘渥
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
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
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
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
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
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
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

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
撫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
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
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
云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山子傳

蘇軾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一傳

劉跂

玉友傳

劉跂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銀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暮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

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衰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

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

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遊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豎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乎黃過歧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

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
從二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
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
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
有勲聞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
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
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采窮山中此豈無得
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
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 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
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
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
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
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
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
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
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狗
名被服先王窮究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

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絕墨未為字人豈敢自忘冀
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
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
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
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
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
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
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
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

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
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
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
強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
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
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
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
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
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肉佯狂而去令世
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

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安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盩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嵩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无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

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
與先公相待如賓容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
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
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
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
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
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
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
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
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

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
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
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
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嘗太寒有負炭而擊者
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
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
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
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
然於教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
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

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之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

乏先公歸問其所為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

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
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
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
曰殿前及第程迺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處士及
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
穉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
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
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
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鴻雁至為
詩曰何處驚飛起雖雖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

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
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
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
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
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
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
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
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
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
辰十月十三日生于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

十八日終于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

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

將朝廷稍竒之會廬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初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

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
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
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梅州矣
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
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矣將
復見子瞻于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
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
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
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舩行至新會

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
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
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
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鬻易子而
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
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
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
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
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
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

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汪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侂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卒侂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侂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元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譏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侂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

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侂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侂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草頗恨不及見其仕侂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

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為矯激竒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然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為揚州論其賢以為孝弟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

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侔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侔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為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喬局五

女侔貧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食肉而
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
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
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尤觀亦有學行仕至太
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強
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
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
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跋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

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
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
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
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
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
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概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
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
呂氏沒無似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
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頤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
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

年皇子儀國公病瘳癡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
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
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
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
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
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戚逮士庶之家願
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及俄以病免
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
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直著酒疾屢攻自以意
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

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
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
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
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劇之果得伏靈其
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
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
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
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
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
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

泄利將殆一方奏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癩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之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洩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

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趨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王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過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媪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

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
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
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公聞兒啼愕曰何等兒
聲翁曰吾家學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日乃
可保翁不憚居月餘皆斃一為方博達不名一所
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新
新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
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
生本末物色名號退考之皆中末年癯瘁浸劇其
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疹知不可為召親戚訣

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
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為
醫河間劉跋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
其竒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
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
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
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
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
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掇其章章著明者著之篇異
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 跋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脩儀氏術烝烝柔和群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

者如歸一中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為郎信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驩河聞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三之比三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醉中冰雪與居

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以其鄰殆將有
出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
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
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
郡為平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
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鶯
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
甚號為驩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滿縣官既
覺之因著為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
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王友不然瑰意琦行門

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
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
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
色皆睟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
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
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
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
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
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
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

之客有邂逅相遇者潁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自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者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沉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郢氏此皆著

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蘄子訓左无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鏗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元象大

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
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
浪惟嶺南之獷俗獨特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
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震害
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
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
鋸解以恣情鑿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顛天而無
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君如望皎日我皇帝
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
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

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
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
翻作歛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
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
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
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牒皆是會合逆黨以拒
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部領
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反覆認此狂迷尋
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
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

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

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侑倖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

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
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
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
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
除惟彼江南言脩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
之謀况李煜此是驂童固無遠略負君之鞠育信
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脩葺
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止潜萌抵拒之計我
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輒青鑠之近臣降紫泥
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脩入覲之儀期暫詣於

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
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
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孽孽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
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
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劫於長橋銳旅
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
弟從鎰歸迴降未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
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
逆寇肆亮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踰周歲既
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魄絀竟効其先登蟻

夙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昊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

樂聖慶快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五十

